



宁强，又名宁羌，坐落于陕西西南一隅，北依秦岭，南接巴山，地处陕、甘、川三省交界、汉江之源。在县城一角，有一座神秘而又充满魅力的小小博物馆——汉中市公路局宁强公路段历史文化展室，67.5平方米的空间里，150余件展品无声地诉说着一段跨越两千年的交通史诗。它宛如一部立体的史书，书写着宁强自秦蜀古道至现代交通发展的波澜壮阔，在百年陕西公路文化遗产的传承与保护中，发出萤火之光。

宁强，这片地处秦蜀栈道走廊的神奇土地，自古就是连接四川乃至大西南的交通命脉，兵家必争之地。这里道路开辟历史源远流长，战国时期开凿的金牛道更是闻名遐迩。直到1914年驿运制度废弃，全省公路兴起，1936年修通的川陕公路，彻底改写了宁

变革，3次办公地点迁移，宁强公路段作为汉申干线公路最早成立且延续至今的机构，这些铭牌串联起了它一路走来的坚实足迹。

一幅“西秦第一关”拓片格外引人注目，它长6米，高2.6米。1936年2月，陕西省建设厅厅长雷宝华等人在川陕公路建设现场，被道路的艰险所震撼，赞其为“西秦第一关”，并安排职工将其刻于峭壁岩石上。如今，这幅拓片成为宁强公路段历史文化的独特符号，更是陕西公路和汉申干线公路发展的重要实物证据，而那摩崖石刻原件仍在老川陕公路上，被宁强公路人悉心守护着。

历史实物版块同样精彩纷呈，150余件不同历史时期公路人的服装、工作证件、试验器材、生产工具以及职工业余生活用品等，宛如一个个沉默的讲述者，娓娓道来宁

强“天梯石栈相勾连”的历史，也为抗战立下不朽功勋，宁强公路段随之诞生。

展室中，一块块历史铭牌熠熠生辉，它们是公路发展的忠实见证者。从1936年隶属当时西北国营公路管理局宁羌公所开始，历经86年风雨，20次

宁强公路人的辛勤付出收获了满满的荣誉，荣誉墙虽只是众多荣誉中的沧海一粟，但格外耀眼。1956年、1982年两次被授予陕西省劳动模范称号的赵炳录，他在养护生产实践中总结出的油路病害处治“八道工序”，入选《交通部公路局养护经验选编》，并作为行业规范向全国推广沿用至今。这些荣誉不仅是对过去的肯定，更是激励着一代又一代宁强公路人奋勇前行。

“三路同框”的创意展陈堪称展览设计的点睛之笔。油画生动再现了宁强公路人在108国道上开展防汛抢险工作的场景，画中方是镌刻着“西秦第一关”摩崖石刻的老川陕公路，再往上依稀可见战国时期修建的金牛古道，构成了一幅时空交错的壮阔画卷。这种立体叙事手法，让三条不同时代的道路穿越时空汇聚一堂，让观众目睹宁强公路人“扎根深山，保障畅通”的场景，直观感受到交通发展的历史纵深。

照片墙上，退休老职工的合影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、建党100周年拍摄的主题视频照片交相辉映，新老职工的相逢，一张张笑脸洋溢着对公路事业发展的欣

喜与对未来的美好展望。70年代手绘的汉申干线公路示意图，详细标注着汉中11个县段、125个道班、8条干线公路、15条支线公路和1379.38公里的养护里程，勾起了无数汉申公路人对青春岁月的回忆。

展室中的“五丁关”石刻残件，承载着秦巴蜀道金牛栈道的厚重历史，讲述着文物收集的艰辛历程。尽管历经重重波折，仍然只收集到一个“关”字，但其背后谷深山雄、仄径盘云的绝美风光和悠久历史，依然让人浮想联翩。刻有革命标语的公路桥梁护栏，伴随着108国道几经改道维修，已在干线公路上难觅踪迹，但它静静伫立在展室，轻轻诉说着那段峥嵘岁月。

宁强公路段历史文化展室的成功实践表明，专业类博物馆不必追求大而全，小而精同样能产生巨大影响力。自2021年开馆以来，先后吸引江西、山东、四川、甘肃等公路交通部门和省公路局、西安、安康、宝鸡等兄弟单位前来调研，累计接待1700余人次，体现了大家对行业历史文化的浓厚兴趣。

离开展室时，“守开路为民之初心，担大道为公之使命”的誓言仍在耳边回响。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，我们需要更多这样的文化空间，让匆匆赶路的人们偶尔停下脚步，回望来路，从历史的智慧中汲取前行力量。

（作者供职于宁强公路段）

延川公路段：七十载匠心筑路

文／图 普布扎西

在陕西延川县，一座仅有49平方米的公路段展厅，似一本厚重的立体史书，静静地矗立，等待着人们开启这场穿越时空的探寻之旅。它以“山丹丹花开红艳艳”为主题，将陕北大地的炽热情怀与公路人骨子里的坚韧不拔完美交织，沿着“记录平凡，铭记历史”的脉络，徐徐铺展一幅跨越七十余载的奋斗长卷。展厅利用图文及民俗实物等再现了延川公路七十载筑路史。每一处都是时光的琥珀，无声讲述着一代代延川公路人从拓荒奠基到创新突破的峥嵘岁月。

踏入展厅，那一个个承载岁月痕迹的器物，宛如一道时光裂隙，瞬间将参观者卷入波澜壮阔的岁月长河，70余件时光信物井然陈列。展墙上，斑驳的老照片与历任段长的肖像错落展示，在光影技术的渲染下，曾经尘土飞扬的筑路现场、挑灯夜战的抢险画面以及默默坚守的工作场景，将往昔的奋斗场景栩栩如生地铺陈开来。展柜上，褪色的胶管襁褓里还藏着岁月的尘埃，布满裂痕的铁锹刀口依旧泛着锋利的寒光，凹凸不平的石柱表面刻满经年累月的摩挲痕迹……一件件看似寻常且陈旧的养护工具，宛如沉默的时光守望者，一头系着前辈们挥洒汗水的奋斗往昔，一头望向充满希望的崭新征程，诉说着永不褪色的拼搏故事。

在历史沿革版块中，时光的长卷徐徐展开：自1956年起，这里历经5次隶属关系调整、7次名称更迭，16任负责人的接续奋斗，无数职工的并肩拼搏。昔日，第一代延川公路人仅凭洋镐、铁锹与毛驴，在“晴天一身土、雨天两脚泥”的土路和砂石路上默默耕耘，用双手开辟出行路坦途；如今，新时代公路人传承“丹心映路，星火铸魂”的精神，依托自动化养护设备，让公路养护迈向智能化、机械化、现代化的新征程。在岁月的长河里，一代代公路人以路为家、以业为荣，用热血与汗水浇筑出跨越时代的筑路传奇。

延川公路段的养护里程，从最初的寥寥数里一路延展，如今已达192.596公里；线路等级也实现了华丽蝶变，从寂寂无名的乡间小路，跃升为重要的国省道干线。七十载岁月流转间，变的是不断延伸的公路脉络，迭代升级的技术装备、日益攀升的养护标准；始终不变的，是公路人薪火相传的螺丝钉精神、甘当铺路石的奉献初心，以及扎根黄土高原、服务万千百姓的使命担当。

（延安市公路局延川公路段）



韩敏：千年交通智慧是当代人的养分

在中国版图上，潼关既是黄河与渭河交汇的咽喉，也是连接中原与西北的锁钥之地。秦岭余脉如屏拱卫，黄河在此九十多度急转，形成天然的军事屏障。秦驰道在此延伸，汉唐丝绸之路的驼铃在这里摇响，近代陇海铁路的火车在此轰鸣。

2021年，一座以交通为主题的博物馆——潼关交通博物馆在古渡旁拔地而起，用3000余件展品串联起五千年交通文明史。这座博物馆不仅是一段历史的陈列室，更是一部用铁轨、车辙和脚印写就的文明启示录。

在潼关交通博物馆，藏有龙山文化石犁与仰韶文化尖底瓶，印证着四千年前华夏先民已在此开辟道路。这里有战国时期的铜车马构件，讲述着秦国“栈道千里，通于蜀汉”的壮举。有汉唐时期留存的石质路标，石头的辙痕诉说着壁画《张骞出使西域》图的艰辛道路。

来到唐朝，望见长12.3米的唐代漕船龙骨标本与粟特文字的货签，仿佛置身于唐代的漕运码头；黄河波涛声在耳畔轰鸣，胡商牵着骆驼走过浮桥，漕工默默地装卸丝绸，正如《旧唐书》记载：“天下舟船所集，常万余艘。”潼关的商贸更是熙熙攘攘，留下了“潼关市，胡汉交易，粟马相易”的热闹情景。

明代潼关驿的木质驿符，刻着“昼夜须行三

百里”的朱漆铭文，其背面密布的驿站印章，勾勒出帝国邮驿系统的精密网络。

保留的明清潼津渡码头上，工匠用传统油灰麻丝工艺修补木船。这种将桐油、石灰、麻丝按7:2:1比例调配的密封技术，与展馆内唐代沉船上的修补痕迹完全一致。博物馆还开展了“古船新生”研学活动，让青少年亲手参与船体维护，使千年技艺再度焕新。

在“抗战交通线”展区，一组特殊的展品令人心动容：用陇海铁路钢轨熔铸的大刀、潼关渡口船工修补木船的桐油罐、运送延安进步青年的骡车鞍具。这些器物看似粗陋，却串联起一条条“打不烂的运输线”。《陇海铁路潼关段工务日志》记载：“廿八年四月七日，敌机二十七架突袭我铁桥。”在日军猛烈的轰炸下，革命先烈宁死不屈，“桥在人在”的血指印留在《潼关铁路工人护桥公约》的手稿上，“宁毁器物不泄机密”的誓言一遍一遍回响在人们心中。

在近代展区，“汉冶萍公司”的铭文揭示着中国近代工业的艰难起步——这些用大冶铁矿砂冶炼的钢锭，曾因含硫过高导致早期铁轨脆裂，直到1931年引进比利时冶炼技术后才彻底解决。1934年潼关黄河铁路桥再度设计，让潼关的交通建设有了保障。

1944年豫湘桂战役期间，潼关成为阻止日军西进的关键防线。当时第14航空队飞行员口述：“飞越秦岭时曾以潼关黄河弯道为导航地标。”驼峰航线部分战略物资，通过通讯器材、药品直接支援此防线。现今馆内1944年的贴有“昆明-潼关-延安”标签磺胺药箱正是这一时期的

潼关交通博物馆



图 / 王晶晶

记忆留存。

潼关交通博物馆，不仅举办过“古道新声”文物认养活动，让公众亲手为古碑拓片除尘，还

开展了“车轮上的非遗”巡展，将潼关古渡船工号子、铁路扳道工技艺送进校园。这种公众参与和保护的模式，使交通文化遗产不再是橱窗里的标本，而是可感知、可参与的文化现场。2023年清明，有中亚的留学生重走丝路古道，在此抚摸唐代石质路标上的波斯文刻痕，感受东西方文化交融的魅力。

让文物融入生活，成为文化的载体——这正是潼关博物馆的理念：“我们要做的不是封存历史，而是让千年交通智慧成为当代人的生活养分。”

黄河的水裹挟着黄土奔流向东，郑西高铁的银色巨龙穿越秦岭隧道，华夏的交通文明仍在延续。这座博物馆，正是五千年交通文明留给未来的信物。（作者供职于富平收费站）

王晶晶：偶然的相遇

与潼关交通博物馆的相遇纯属偶然。

在入声鼎沸的炎炎夏日闯进了古意盎然的潼关交通博物馆。灰砖青瓦的建筑隐藏在斑驳的绿荫里，从黑底描金的牌匾上传出浓厚的人文气息。推门而入，就像进入一条交通历史长廊，低声诉说着一代又一代公路人的故事。

山河表里，雄关漫道，如今已是天堑变通途。潼关交通博物馆位于潼关县秦东镇古渡口景区，占地1800平方米，2020年9月19日，作为陕西首个以交通为主题的博物馆正式开馆。该馆有“古道遗踪”“叩问雄关”“风驰云衢”



文／图 郭宏

长安大学公路交通博物馆

孩子仰着粉嘟嘟的小脸，奶声奶气地问我 and 爸爸的工作是什么。面对一个四岁孩童澄澈又懵懂的目光，语言的描述显得匮乏。于是，带着孩子走进了长安大学交通博物馆，盼着这里的藏品化作无声却有力的语言，给孩子一个关于交通的答案。

长安大学交通博物馆坐落于古城西安美丽的渭水之畔，走进这里，仿佛踏入一条时光隧道，历史的车轮滚滚而来，带着岁月的风尘和时光的印记，将交通发展的故事娓娓道来。这里分为公路、汽车和智能交通与工程机械三个常设展厅，公路展厅内，道路、桥梁、隧道三个展区有序分布，以公路交通基础设施的发展脉络与施工技术演变为主线，将一幅波澜壮阔的交通画卷徐徐展开。展示了古栈道、古丝绸之路、特殊地区筑路技术、桥梁风洞实验模型、港珠澳大桥多媒体沙盘，新型路面材料等一系列模型藏品。港珠澳大桥多媒体沙盘上，大桥的雄姿在光影中栩栩如生，让人不禁为祖国的强大基建实力而自豪。

在秦岭终南山隧道沙盘模型旁，我给孩子讲述了包茂高速公路的故事。这条全长3130公里的巨龙，从包头蜿蜒而出，穿越西安、安康、重庆等城市，最终抵达茂名。在终南山，它以隧道的方式穿越秦岭，解决了“蜀道难”的千年难题。孩子似懂非懂地点点头，眼中闪烁着对这条伟大道路的敬畏与好奇。

沿着楼梯拾级而上，来到第二层的汽车展厅。这里由前汽车时代、汽车百年、中国汽车、汽车技术、汽车文化和汽车未来六个展区组成，汽车工业的发展脉络如同一幅细腻的画卷，在眼前徐徐展开。指南车、木牛流马、记里鼓车等高仿真模型，带着农耕文明的质朴气息，诉说着人类在交通运输工具探索之路上的执着与智慧。立钟和第一辆三轮汽车展示了内燃机与车辆相遇所碰撞出的奇迹。中国第一辆进口汽车、“民生75”型载重汽车、红旗轿车等，展示了中国汽车工业伴随着共和国的成长，从百废待兴到发展壮大的艰辛历程。不同年代的汽车模型整齐排列，它们静静地伫立在那里，仿佛低声诉说着工程师的梦想与追求，凝聚着无数人的智慧和汗水。

三楼的智慧交通模拟平台，宛如一扇通往未来的大门。在这里，可以看到未来交通的美好愿景。这里有工程机械、智能交通、学术交流区、VR体验和成果展示区五个展区。

筑路机械类文物以及盾构机、振华30号起重船等一批国之重器的展示，让我们看到了工程机械技术的发展演变与技术革新，那巨大的机械模型，仿佛钢铁巨人撑起了现代交通建设的脊梁。智能交通展区里，智能交通系统（ITS）中“智慧的车”“聪明的路”和“可靠的网”三大智慧交通要素一一呈现，自动驾驶、车路协同等智慧交通前沿技术以及智慧物流、智慧出行领域的最新成果，让人仿佛置身于未来的交通世界。汽车在城市中畅通无阻地穿梭，智能交通系统精准调控着每一辆车的行驶路线，避免了拥堵和事故的发生；交警无需再忍受烈日和寒风，借助先进的科技手段，就能轻松管理交通秩序。模拟路况和突发事故场景的展示，让我深刻感受到科技对交通领域的巨大变革。

走出长安大学交通馆，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。这次参观，让我对交通发展有了更深入的认识和理解。从古代的艰辛探索到现代的科技创新，从传统的交通方式到智能交通的美好愿景，每一步都凝聚着无数人的心血和努力。在未来的日子里，我相信交通领域还会不断创新和突破，为我们的生活带来更多的惊喜和便利。我们的孩子，在这场穿越时空的对话中，种下了一颗关于探索与梦想的种子。（作者供职于安平分公司）